

# 修復思鄉情

## 西貢鹽田梓

小時候讀文學，總會讀到思鄉詩人的作品。由兩漢樂府的《悲歌》、南北朝薛道衡的《人日思歸》，以至唐朝李白《靜夜思》，他們對故鄉思念之情，往往去到肝腸寸斷的程度。當今甚少回鄉的一代，對此難以產生共鳴。但原來人與地方的連結，有如母子之間，自然而來，亦隨緣而去。當鄉情由濃轉淡時，修復是出路嗎？ 編導/作者：何嘉敏 圖：香港電台

在西貢對開的鹽田梓，是一條近三百年的客家村落，全盛時期有二百多人居住，村民早年以務農和造鹽為生。後來因農業及鹽業式微，加上小島交通不便，村民陸續移居到市區或外地，遺下荒廢的農田、鹽田與村屋。

村長陳忠賢約十年前開始修復鹽田梓。除了開通小徑，與教會推動修復教堂、復修鹽田外，更與兄弟姊妹復修祖屋，紀念爺爺、爸爸和媽媽曾於這裏生活。

### 修復鄉情 談何容易

六歲已搬離鹽田梓的他，對這裏的兒時回憶較模糊，但透過親身復修祖屋，體驗祖先開村的力量，感受至深。「俗話說，我只是執手尾，已感到很辛勞，這裏無車路連接，古時沒有大型機器，叔伯們如何全人手建四十多所屋？你會覺得，今天的辛苦，算得上甚麼？」

他希望透過復修一間屋，去感染其他村民，一起耗資復修自己的家，從而修復這裏的鄉情，「即使不回來住，都可以有一個地方聚會，向下一代說說村內的故事」。

修復一條村，當中牽涉很多利益。修復建築物，用的是財力和人力；修復鄉情，卻觸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談何容易。

### 何處是吾家

村內約四十間祖屋，十年來只有八間順利復修，其餘的有兄弟姊妹最終無法達成共識，有家人全已移居海外，無心無力管理祖屋，有在外地出生的下一代，正為何處是吾家感到迷茫。



陳振星(英文名Chris)，是鹽田梓的新一代，在英國出生，亦在英國接受教育，去年3月回香港當大學的博士後研究生，「其

他談到親身協助修復工程，但與



統籌鹽田運作的葉陳立並非村民，卻跑進鹽田梓推動村民產鹽，是為了傳承村長祖先的鹽業。

統籌鹽田運作的葉陳立並非村民，卻跑進鹽田梓推動村民產鹽，是為了傳承村長祖先的鹽業。



修復後的鹽田，至今仍受天氣影響，去年的幾次強烈的颱風，把一年多來的鹽產化為烏有。

香港電台電視節目《香港故事-修復時刻》由曾俊華主持，逢星期六晚上9時在港台電視31及31A播放；港台網站tv.rthk.hk及流動程式RTHK Screen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。



鹽田梓全村高峰期有二百多人居住，但自六十年代，村民為生計陸續搬到市區或移居外國，遺下已荒廢的祖屋。



實任英國，都有很多鹽田梓的叔伯，我們都有聚會，在那裏的鄉情，可能還比在香港鹽田濃厚呢！」提起鹽田梓，他說多是爸爸提起他小時候的記憶，如中秋節時潮漲，孩子們會跳進海暢泳，或在山上放風箏，在林間捉昆蟲，「這就是我和鹽田唯一的連結，就是聽爸爸口述的故事，但我自己無體驗過」。

### 原來曬鹽需很大智慧

過去統籌已修復的鹽田運作的葉陳立，亦是跑進來的村外人。一顆顆的鹽粒重生，原來背後蘊藏而復始的嘗試，對容易輕視大自然威力的都市人來說，是耐力的考驗。「這樣便宜，這樣小的一顆鹽，不是拿海水來曬曬便否？原來有很大的智慧，曬鹽多了，失敗多了，你的稜角會少了，多一點謙卑和耐力」。他希望重新曬鹽，是吸引村民和他們的下一代回鄉，為這地方出一點力。

要修復一個地方，便要給下一代人希望。村長陳忠賢坦言，仍然正尋求如何吸引下一代村民承傳復修鄉情之責，村長的兒女都在外國長大，那他們也會回鹽田梓嗎？村長笑了，低頭靜默半晌，「……會的，我想會的」。



小島沒有車路相通，無法動用大型機器，要修復祖屋，難上加難。

### 回村住六年仍冷清

鹽田梓的梓字是甚麼意思？Chris想了一會，「是樹嗎？不知道」，其實梓有鄉里之意，開村陳氏祖先取名鹽田梓，意思是不忘故鄉。思鄉之情，Chris只淡然看待，「思念像太沉重了吧，我怎樣去思念？哈哈」，他反問：「是誰把我帶離鹽田梓到外國？為甚麼這樣做？正因為這裏已無法為生，我會記得我的根在這裏，幸好爸爸帶我走，在外國供書教學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就，我懂得飲水思源，但思鄉，我其實不太懂」。

有離開了的村民，不願回鹽田梓生活，但亦有在市區的非村民，卻全情投入這怡情小島。廖偉豐和太太於六年前與鹽田梓一見鍾情，愛上這小島的寧靜，決心復修祖屋長期居住，村民紛紛叫他做「一號村民」，最初以為自己當了開荒牛，鄰居會接踵而至，怎料六個寒暑過